

失奖之夜

失意的人企图让悲伤止步，但他却意外的窥见了另外两个人的故事。

- 2002年5月
- 台湾·高雄

“先生，请慢用。”

“谢谢。”

侍者放下饮料后缓步走开了。这是一间隐蔽在酒店背山之南的小酒馆，晚上这个时刻人不算多；三三两两的空位映照出William略显寂寞的心境，视线越过吧台后忙碌的侍者，他感到一阵疲惫后的放松感，把身体陷进沙发上，指尖有一搭没一搭叩着这杯0°莫吉托的杯壁发呆。

从公司例牌的After Party上找借口提前离席之后，借着月光散步到这里，发现了这方与世隔绝的小天地，角落的电视机正重播着四个小时之前的庆典，但这个空间似乎完全没有被荧幕中的欢呼声和舞乐声影响，屋内弥漫着淡淡的皮革和香料混合的味道，模糊的歌曲透过荧幕上的嘈杂，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

他闭上眼睛，浑身被安宁的氛围笼罩着，一种奇异的平静袭来，事实上他隐约庆幸这种“安静”，满足感蔓延开来，几乎令他可以忘掉这个并不意外的希望落空的晚上。

William习惯性地坐在酒吧最角落的位置，在一个接近零度的夹角处中观察众生，在心理学上这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自我保护行为；

安全感？他在内心自嘲着这可能更像是自己喜欢探究各类事情的习惯使然，而当他发现一张他熟悉的脸出现在玄关处昏暗的灯光下时，他不禁在想他们是否也太有缘了一点……他看着他的后脑勺度过了不能不说是失落的四个小时，接着又在这个偏僻少人的酒吧撞见。

William远远地看着那个人在闪烁的灯光下慢慢走向吧台，坐在最远端的位子，他穿着一件像是家居服一样的宽大T恤，露出大半截白得刺眼的胳膊，略长的头发乖顺地搭在脖颈上，看起来完全没有几个小时之前的活蹦乱跳的样子，

反而安静地像个不善言辞，羞于问路的学生。虽然现在已是初暑天气，但外面刚刚下过雨，酒吧里的冷气又很强劲，一边拉紧自己的外套领口，William一边在想他穿成这样子绝对会着凉。

他点了一杯威士忌后就不再有动作，从这个角度William只能看到他的背影，所以不太能肯定他是在思索还是发呆，不管是哪一种，他都觉得无法理解，此人刚刚得到了很多人经年累月梦寐以求的巨大荣誉，此时不在庆功宴上接受众人欢呼拥戴，反而出现在这个角落喝闷酒...他怎么可以看起来比自己更为失意呢？在刚才那个华丽的舞台上眼前的人是胜利者，但是在他未曾了解的情节中.....似乎眼前的人有更多的忧郁和失落。

不应该啊，众人都说他现在方方面面各种幸福美满，今晚的舞台上他虽然看起来有一刻动容到表情哀戚，但很快就在呼喝叫好声中变得兴高采烈，他还记得在宣布获奖者后，他站起来向他祝贺，虽然没能第一时间拥抱，但也触到了他的指尖，触觉微凉，因为兴奋而发抖...一个沉浸在巨大幸福中的人，会在这时孤身一人出现在这里确实显得太违和了，正在William犹豫着要不要上去打个招呼的时候，他看到了意料之外的人的出现。

他在此地唱片发行公司的老板，此刻应该还在自己提前离席的After Party上的人。

他穿着一件浆白的衬衣站在门口，袖口挽到手肘处，外套搭在手臂上，William看他并没有注意到自己，而是在环顾四周找着谁，当他把眼神落在吧台附近后，William看着他穿过几张桌子，走到默默静坐之人的身后，把手臂上搭的衣服披在他身上，然后很自然地坐在了隔壁的位置。

坐着的背影从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静默的感觉却依旧存在，看似亲昵自然的举动后，两人并没有更多的交流，他们坐在相邻的座位，手臂很自然地碰触在一起，也许彼此能感觉到对方的体温，但William冷眼观察，觉得他们的距离并没有因为身体的贴近而靠近，反而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疏远存在于两人之间。

意识到自己在观察别人的William有些自嘲地笑着摇摇头，一个是自己的同行兼朋友，一个是自己的上司，偷窥他人的内心似乎不太礼貌，何况他听说他们早年非常熟识，只是近些年不知何故淡了来往。也许只是他想多了。但他的感觉却仍然被吸引，不管是不是巧合，他已经介入了，像一个无辜闯入的第三者，他站在不远处的黑暗里看着那两个人并排慢慢走进一片混沌迷雾中，孤独不分彼此地侵袭到他们身上。

很长的时间里，他们只留给William两个动作极少的背影，他不确定他们是否在说话，但至少他们并没有看着对方，酒吧里的声音掩盖了他们可能存在的交谈声。突然，他看到那位歌手似是赌气般地推了一下自己面前的杯子，几滴透明液体洒了出来。他感到他身边的男人叹了一口气，然后站了起来，对着他说了什么。

他的手扶在他的肩上，半只手掌覆盖着他的脖颈，几根乌黑的碎发从他手指缝隙漏出来，柔和发黄的灯光打在他的侧脸，勾勒出他极尽温柔的神色和翕动的嘴角，让那些无法听清的话语也似乎带上了温柔的幻觉。

William在内心暗暗吃惊，这张脸平时大多是在公司的重要场合才能看到，仅凭着他为数不多的印象和交谈，记忆里他一直有着果断行事的样子加执着的坚毅面孔，想不到居然也有如此循循善诱的一面。

说完后他就离开了。当他转过身来，William看到的是和来的时候一样什么都看不出的表情。而坐着的人从他站起来开始就没有任何动作，也始终没有回头。只是在那门铃又“丁零”地响了一下后，再次变成了一尊安静的雕像，只是头微微向下低下了几毫米。

也许那并不是如同看起来那样温柔的言辞……

夜渐渐地深了，酒吧里的人也慢慢散去。本来就安静的空间变得更加地寂静。从那人走后，William一个人坐了很长的时间，思绪也回到自己的世界，没有再去关注那边的人。奖项落空，新专辑的销量，回港之后的安排，下一张唱片的风格等思绪绕过一圈以后，自己面前的莫吉托杯中最后一块冰也已完全消融了，好了，够放纵了！William站起来，深呼吸同时活动了下四肢，四周已经基本没人了，他走到吧台找侍者结完了账，准备离开的时候才发现隔壁位置趴了一个人。

这位备受业内爱戴，同行人人尊敬，歌迷万千宠爱，几个小时之前刚刚获得了金曲奖的歌手先生，现在正安安静静地在他面前，似乎是睡着了。

William凑近了一点去看他的脸，他印象中的这个人无时无刻不是神采飞扬的小太阳，还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状态下观察过他。

他略长的头发被手臂拢在耳边，显得有些凌乱，嘴角紧紧地抿着，明明是熟睡着但呼吸声却几乎浅到没有。比一般同性更长的一排睫毛在眼窝下投出一片阴影，不知道是他脸颊过于苍白对比的还是如何，他眼尾很红，几乎是像哭过一样。

William犹豫了几秒钟，走过去伸手轻轻推了推他。没有反应，果然是早就睡着了。正考虑着自己到底要不要做点什么，酒吧的服务生已经非常迅速地把账单放在了他的手里。

看着上面列出来不算短的条目，他有些哭笑不得。如果这个人把上面写的东西都已经喝下去了的话……那他想自己到明天也是铁定别想叫醒他了。

William认命地叹下一口气，掏出钱包。他不禁想起今天晚上他们一前一后地坐着，他除了一直在走神以外也时不时地被他和隔壁人的打闹吸引，有好几次他听到他们的玩笑内容，不禁在想这人到底心理年龄是否只有八岁？他想起以前听同行们聊到眼前之人的生活习惯极其节制，除了在甜食上有些放纵，看着他熟睡中起伏着的瘦薄肩背，平时对保持身材总是苦恼的William第一次觉得老天爷并不公平。

William把他的一只胳膊放在自己肩膀上，软软地靠在自己身上的人依然没有一点要苏醒的意思，各种酒的味道从他身上散发出来，William第一次觉得那些昂贵的液体真的是一场噩梦。他俩身高差不多，但他的身量比自己小一圈，倒是在这个时候让William很庆幸还好他的体重比自己轻很多。

他扛着他走了几步，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滑过他环着他的手臂，扭头看去，是那个人给他披上的外套。

William脑海中闪过当时的情形，那个似乎是透露着温柔的动作，然后是那个人离开时没有表情的面孔...还有更早的某些东西，他想起以前他聊一些业内琐事时提到“張耕宇”这个名字他躲闪受伤的眼神，以及刚才两个人之间微妙的情感流动，最后又回到了他给他披上外套的时刻。

.....William忽然有点责怪那个把外套披在这个人肩上，却丢下他自己离开的人。做出了关怀的举动，却留下了他独自一个人，让他灌醉了自己。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那个人都不应该这样对他。

靠着他的人依然没有动作，头深深地垂着，额前刘海垂下来遮盖了眼睛，呼吸声还是很浅。

感觉应该把自己的车开得近一点再过来接他，不然这个姿势.....William担心自己也很难行走。于是他把他架到了门旁边的沙发上放下，自己也坐在旁边，擦了擦眼镜准备找车钥匙。他看着不远处地上安静地躺在那里的外套，这地方就在他住的酒店背后，他在想他要不要带他回自己住的酒店，顺便给他也开个房间。

身边的门又发出了一声“丁零”的声音，在已经关掉了音乐的酒吧里显得非常突兀。感觉到扫过他腿的一阵风。有人进到了店里，一大丛龙舌兰树挡在门和他们之间，所以他只能隐约看到叶片缝隙间一个人的身影。

脚步声在离门几步远的地方停下，短暂的停顿后，William惊讶地看着他刚抱怨过的人冲向了那件掉落的外套，他捡起衣服有些慌乱地翻看，然后跑到刚才他刚才坐过的吧台边，对着空无一人的座位左右搜寻。路过的侍者被他凶狠地扯住，William听到他大声说了一句什么，但他没听清，而那个有点懵的侍者显然也没搞清楚状况。

“他在哪？刚才这里的人呢？”他重复了一遍，声音带着暴躁的急迫，几乎已经在冲那个可怜的侍者喊了。

“他在这里。”William一边说一边走过去，阻止了那个人想拽侍者领子的动作。

他睁大眼睛愣愣地看着他，似乎一时还不明白William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William甚至在他似乎根本没认出他是谁。

看着他脸上还没褪去的焦急的神色，William又重复了一次，同时侧开半边阻挡他视线的身体。顺着他示意的方向，他看到了躺在沙发上的人，那一瞬间他的表情柔和了下来，全身的散发的怒气也似乎消散了。

“谢谢你.....William.....”

看着对方匆匆过去那个方向的背影，William愣了几秒，才意识到他看来是已经知道他是谁。

对于他的出现，那人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诧异和不解。也许是他的心思都放在醉酒之人的身上。William跟着走过去的时候，他正站在沙发旁边，俯身为他套上外套，他看到他轻轻弯过他的手臂，握着他的手将它们伸进袖子里，再整理好衣领，扣好最上面一颗扣子，然后把他扶成坐的姿势，让他斜斜地靠在他身上。

“你们要去哪呢？”William问正准备和刚才的自己一样架起他的人。

“出去找辆车.....把他送回去”他没有抬头，专心调整着熟睡之人手臂在自己肩膀上的位置。

“.....送回去？”

“他一个人离开新力的团队跑出来，他们的唱片总监等到刚才还没见他回去，疯了一样让我帮忙找人，我得把他送回台北”

“.....现在已经是凌晨1点了，你要现在去台北？”

“他们大部队已经在回台北的路上，他明天还有重要的发布会要出席。所以.....”站起来的时候他怀中的人不安分地挣扎，这让他的话中断了几秒：“所以今晚就要送他回去了，不然来不及。”

William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但他的身体直接做出了反应，他伸手从另一边扶住他怀中的人。

“你们在这里等一下.....”他看着诧异的对方说：“我没喝酒，我开车送你们去台北。”

车取来后William准备进去帮忙扶人，他从驾驶座下来的时候，看到本应在等他的两人已经挪到了酒吧外面，醉酒的歌手发出阵阵干呕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听起来让人颇为心惊，William看着他轻轻的拍着他的后背帮他舒缓，他的胳膊紧紧的攀附在对方肩膀上，在他怀里缩成小小的一团，只留给William一个孱弱的背影，William看不见两人的表情，他开始感觉到空气中的凉意更甚，不知道什么时候天空又开始下起了蒙蒙的细雨。

“哈林他.....没事吧？”，William一边说着，一边把外套的拉链拉起来。

“诶.....还好他今晚几乎没吃什么东西，不然现在我们俩更麻烦，以前他喝醉酒，弄完我就得去洗澡”

.....

William一时没搞明白喝醉和洗澡之间的关系，也不太清楚自己要出手帮助的举动是出于好心还是别的什么。也许他就是想帮他们一下，也许.....出于某种心理他想了解的更多一些，对于一些情感泛起的好奇心。

绕过后备厢，他走向驾驶舱，透过后窗他看到他已把他抱进后厢，让他尽量舒服地躺下，给他盖上车带的旅行毛毯，细密的水珠蒙在玻璃上，模糊了他们的身影。

当坐进车中后，他诧异地在后视镜中看到了眼前的情景。

他清楚地记得刚才他把他放进去的时候，他睡得很沉，而现在，他还躺在那里，但睁开了眼睛。

在黑暗中他的一双眸子异常地明亮，丝毫看不出喝醉的样子，脸颊苍白中透着薄红，他几乎是用力地盯着身边的人，样子清醒得有些不可思议。

而照顾他的人坐在他身侧，半转着身体，只留给William大半个背影。

他想到也许那个人刚才醒来后说了什么，在他没有听到的时候，他看到坐着的人低下头，沉默地靠近了他的脸，用力吻了吻他的上唇；躺下的人似乎激动了起来，试图想坐起来，但被坚定地按住了；那个人保持着困住他的姿势，再次俯身下去，双手捧着他的脸侧，无比轻柔地吻了吻他的眼皮，然后轻轻地说了一句：“我也是”。

听到这句话，William看到那位歌手带着一种有点恍惚的又天真的神情笑了，一只手用力得发白掐着对面人的肩膀。那是个不甚真实但洋溢着欢欣喜悦的笑容，William想到几个小时的庆典上，这个人在台上一瞬间的动容神态，但他不记得在他发表获奖感言时，他曾经看到他这样的笑容。

和清醒时一样突然，他看到那位歌手又闭上了眼睛，紧绷的肢体也放松了，继续睡了过去，仿佛刚才那一幕根本没存在过。

车内一阵沉默，安静得仿佛真空，只有窗外淅沥的雨滴声包裹了他们。

仿佛过了一个世纪，William才听到那人几乎不可闻的一声叹息：

“我们走吧……”

William点了点头，默默地把自己的安全带系好，把手支在方向盘上，发动车子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不该继续去想“我也是”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

在迷蒙的雨雾和黑暗中，酒吧招牌闪烁了几抹幽蓝色的荧光，接着一段一段地熄灭了，汽车前照灯亮起了橘黄色的暖光，光线穿过雨幕，在高雄深夜的寂静中渐渐走远。

- 翌日
- 台北，某酒店

庾澄庆感觉自己站在舞台正中央，观众席一个人都没有，他捧着终于到手的奖杯，对着话筒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但发不出任何声音……他只能茫然看着空荡荡的观众席，瘪掉的气球和凌乱的彩带在地面上孤零零地躺着。

舞台顶部的射灯也被熄灭了，体育馆内月光倾泻下来，安静地笼罩着他，巨大的看台睁着空洞的双眼凝望他，他突然感觉到四周仿佛被竖起了一圈高墙，高到仿佛可以延伸到天上一样。

黑暗里的星辰忽远忽近地闪烁着。他看着它们，忽然有强烈的渴望。他想找到那个人，他想对他表达自己心底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声音，他想讲出自己很多年前就应该讲出的话。

“我爱你……我很想你…”

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说出口，因为他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整个世界只有风的声音。星光淡去，他看到熟悉的身影站在离自己远一些舞台旁边，转头看向自己，像年少时期无数次那样，黑暗里他分辨不清对面的人的面孔。

一只手轻轻搭在他的肩膀上：

“.....”

然后他醒来了。

宿醉的感觉还没有完全消散，他觉得自己的意识还是有些朦胧。柔软干燥的被子和枕头包裹了他，磨蹭着他的皮肤。他听见房间里隐约地电视的声音，一个女人絮絮叨叨地念着听不清楚的闽南语台词。他感觉旁边有人在来回走动，听起来是从旁边的床头柜上拿起了类似玻璃一类的东西。

觉得口很干，喉咙有点类似着火一样的烧灼的感觉。翻了个身，他从被褥中伸出一只手去够水杯；

“.....哦。醒了？”一个声音问道，同时，他觉得自己眼前一亮，周遭的气温瞬间冷了下来。有人掀开了他的被子一角。

带着点木然他努力睁开了酸涩的眼睛，辨认着陌生的地方。不.....说陌生是不合适的，因为这里是本他该在这个时刻待着的地方——公司帮他定的酒店客房。

屋子里有点杂乱，一件眼熟的外套扔在沙发上，还打开了收拾到一半的箱子，球鞋和零食零散地堆在地毯上，电视和房间的灯都开着，楼道里能听见有不少人在来来去去。然后面前的人开始接电话...“对，他后来一直睡着，刚刚醒了，你放心吧。”话音刚落，声音的主人——他的老友，弯腰转身那堆行李里面抽出一瓶水，跑过来塞到他手里。

“天健？你为什么在我房间.....”

“看来你没醉得很厉害么，还记得我叫什么。”刘天健带着点小挖苦的口气对他说：“我们本来都以为你要落单在高雄哪条大街上了，准备等着明天的新闻头条写新科金曲歌王买醉街头呢。Roger急得满栋楼打电话恨不得电召特别搜救队去找你.....”

庾澄庆不说话，只是直愣愣地看着自己讲个不停的老友，直到他皱起眉头，走过来伸手摸他的额头：“你怎么了，生病了？失忆了？”

“不.....我还好.....”

他坐起来，浑身的肌肉都因为这么个小动作而酸疼着叫嚣着。他挫败地感受着身体的老去所带来的影响，疲惫到怀疑自己昨天是不是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性/爱。

他想问问昨天发生了什么，他承认自己的记忆片段确实有点没连上，他叫着老友的名字，当刚说完“天...”这个字就觉得头和喉咙又开始一起疼痛，他的嗓音嘶哑，这是昨天那些酒精的报复。

低头去拧水瓶的盖子，手指却怎么也用不上力量。刘天健一直看着这一切，最后颇为无奈地走过来，拿起瓶子，拧开后放回他的手里。

有那么一瞬间他简直觉得自己丢脸没用到家了。

“多谢……”他吐吐舌头。

“免了。”刘天健回身继续收拾他的东西：“怎么样，神秘酒吧好玩吗？”

庾澄庆刚放到嘴边的水洒了出来，顺着脖子滴在了被子上。

“……我有说过我去哪里的酒吧了吗？”

“你真睡死过去了？是耕宇送你回来的啊，半夜从高雄打电话来说4个小时后到让我出去接你，真不是一般的折腾人啊，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了你们俩的，当兵的时候给你们等门，现在还是这样……”

“……”

他一句话也说不出，从他清醒后就一直没有考虑的一些东西现在慢慢在他的记忆里浮现出来，一些零散的记忆，一点点地，合在了一起。他想起了一部分，他想起了最后看见他，在吧台，他对他说了什么后离开了。但他忘记了更多的，比如那时他到底说了什么……然后他就开始意识模糊，他想起了那个梦，直到刚才醒来，那个梦就是他记得的唯一的事情。

但他早该知道的不是吗……他在被子下曲起膝盖，用双手抱住他们。他早该知道，他那个时候也肯定知道。他一定会回来找他的，他从没有把他一个人扔下过。

如果他回来找他的时候，他是清醒的就好了……

“对了……”刘天健盖上旅行箱，好像想到了什么：“耕宇让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昨天在车上你说了什么，他说他也是……你说了什么？”

“在车上？”他有点诧异，那个时候自己还醒吗？

自己说了什么……

他拼命地回想，但脑海中仍然只有一片空白。最后，他只能茫然地看着窗外：

“我想不起来了……”

门外助手催促出发的声音传来，他翻身下床整理东西，瓶子被随手扔在了床上，顺着被单滚动了几下。

水随着瓶身在其中涌动，洒进房间的阳光穿过他们，在那件外套上折射出斑驳灿烂的光影，转瞬就消失了。

〔前夜〕

他们到达台北市的时候已经是凌晨5点1刻；索尼的唱片总监，那位高大的刘先生带着一脸睡眼惺忪的表情站在宾馆花墙的外围——William想他现在知道当时张耕宇在车上在给哪位可怜的人打电话了。

他把车停在路边，他让他稍微等一下，然后一个人下去把后厢的人架了出来，William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他显然是还没有清醒。

他透过车窗看着路灯下两个人一左一右扶着那个不省人事的人慢慢走向树木掩盖中远处的房屋，William忽然感到有些后悔，也许当时在酒吧的时候他应该多关注一下他，无论是过去陪他喝两杯，还是聊两句，也许他就不会陷入混乱的情绪灌醉自己，就不用眼前的两位行业大佬这么辛苦了。

他摇了摇头，为自己莫名其妙的内疚感觉得好笑。

两人没有进去多久，William就看到张耕宇的身影又从原路走了回来。

“送他回去了？”William一边发动汽车随口问坐进车里的人，明天他们公司的歌手们在高雄还有路演，他不用问也知道下一段得原路返回。

“恩，新力包下来的酒店，天健带他上楼了，我不进去了。”

他系上安全带，有些疲倦地呼了一口气。6个小时刚跟着一众人等度过那场盛典的疲惫现在开始慢慢地侵蚀了他的神经。

“要不要换我开，你可以休息一下？他礼貌性地提出建议。”

“没关系，我困劲儿也过了，何况你喝了酒，还是我来吧，开慢点就是了。”William说。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在车上睡一下……对不起这么失礼……”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当然不会，你休息吧。颁奖典礼这种事是个累人的玩意。”

“是啊，真的是件累人的事……”

两个人一起笑了起来，副驾的人把车座放倒了一点，调整姿势让自己窝得更舒服一些，闭上眼睛。

车上了郊区的高速路，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开始下雨，William打开了雨刷，雨刷规则地摇动着，刷走一道道水痕。

William在想，也许他们只是又走回了刚才迷雾中的那片雨云里。

“我只听说高雄最近很多雨，没想到台北也是这样。”

有点突然地，本应睡着的人的声音在一片安静的雨声中响起。William瞥了他身边的人一样，他并没有睁开眼睛。

“睡不着吗？”

“是啊，真奇怪……明明想睡一下，但闭起眼睛反而睡不着。”

“香港在这个时间也是梅雨季，经常一个月每周都会下雨。” William决定岔开话题，不再打听男人的心事；聊天气也许是个安全一点的话题；

“台北到夏初时雨也是很多，艺人们上通告经常需要安排车接车送。”

“冬天，这里也会下雨吗”

“有时候会下，但不是很多；冬天下雨更糟糕，记得在艺工队的时候，他每次都叫着骨头都冻僵了，常常把我的手套和围巾都拿走戴着”

“.....”William并没有去打探这个“他”是谁，但他已经猜到了七七八八。

William扶了扶眼镜，努力地辨认着前方阴沉的高速公路，雨水拍打着车窗，远处的东方，在乌云的尽头能看到微弱的曙光。

“金曲奖很值得来，希望我下次也能听到自己的名字被念出来”他听到自己的声音。

“金曲奖的评委们口味刁钻，神秘神秘的，每一届都非同一般的标准，哈林.....他也是等了五届才得.....放心，也许希望就在下一次，撑下去就好。”

William不禁笑了起来，“我就当这是个安慰好了，张老板。”

不知道是这个玩笑让他来了精神，还是言谈中提到的人.....张耕宇从椅子上坐直身体，看着旁边的William仍然是一副专注开车的样子，他说：

“换我来开吧。”

“你休息吧，我没有问题.....”William心里想的却是 ——唱片公司的老板给签约歌手当司机，这成何体统。

“我没喝几口，酒也早就散了，你累了一晚了，我来吧。”William偏过头，意识到眼前居上位者的坚持和认真，他没有再争辩，而是老老实实地和他换了座位。

车门被打开的时候，一阵清凉的冷风裹着丝丝缕缕的水气瞬时冲了进来，车里四处都弥漫着路边青草和泥土的气味，驾驶位上的人平稳地启动，车再次缓缓向前，轧出两道水线。

〔金曲奖典礼翌日，上午〕

庾澄庆坐在车内靠窗户的位置，看着窗外阴沉的天色，目光没有焦点地看着路边飞速后退的路标，和翻滚的绿色麦浪；

感觉身边的人巴巴得凑过来，他懒得扭头去看；

“哈林哥，你昨晚去哪里了，Roger差点抓狂，我还从来没见过他脸红成那个样子，他一直在说如果找不到你他怎么跟庾妈妈交代，搞得我们大家都紧张……他还说下次要让天健哥好好看住你”年轻人压低了声音问他。

他没有回答，而是盯着远处的岔路，“这条路不是去新北的吗……”

“是吗？我不知道啊……”年轻人看了看窗外：“也许在前面有路口拐向别的方向吧。”

“进新北了再叫我，我睡一下。”远处的天空，乌云渐渐散去。

他被身边的年轻人推醒……他以为已经到了，结果睁开眼睛却不像；

“我不是说到了再叫我吗……”他有些微的怒气，但在对方把一个银色的东西放到他眼前后停住了抱怨。

“你的电话……陌生号码，我不确定你要不要接……”年轻人小心翼翼地說道。

而他在看着屏幕上闪动的那个号码发愣。他并没有在手机电话簿中登记这个号码，但就算失忆他也忘不掉这一串数字是属于谁的。

“你好……”

“你……在路上么。”

“对……快到新北了……谢谢你送我回来……”

他把头靠在了玻璃上，用另一只手无意识地在窗户上画着圈圈。

“哦，有机会谢William吧，是他开车送的我们……”

“……William？”他听了有些反应不过来，似乎没意识到为什么这个名字会出现在对话中：“……我只记得昨天晚上他向我祝贺来着……。”

电话那头的人听起来像是低笑了一下，所以他也笑了。

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停了一下，然后他听见对方的声音又一次响起：“你的胃没有那么好，以后不要那样灌自己。”

“……”

“如果你想找我，可以给我打电话，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接的。”

“……”

“还有，祝贺你得奖”

“可是……”

“哈林，你应得的。”

“等你见到William的话，请帮我谢谢他，给他添麻烦了。”

“我会的。”

“……”

“哈林？”

“怎么了？”

“没什么，身体比工作更重要，多保重”

“谢谢……你也是。”

“……”这次轮到对方不讲话了。

对方没有回答，也没有挂断电话，他听到手机里传来沙沙的噪音，还有自己不匀称的呼吸声。

等了一会，怕自己等不到他的回音，他下了下决心说道：“如果昨晚你也在就好了……”

他的嗓子很哑，他不确定对方能否听清楚。

那边的人又沉默了，他把手机拿到眼前，确认没有断线。而在他刚把手机拿回耳边的时候，他听到了他的声音。

“你知道我一直在这的。”

挂断了电话，把手机放下，他把额头抵住冰冷的车窗，感觉着发丝在摩擦着他的皮肤，眼睛酸涩得想流泪，他只能再次闭上眼睛。

乌云裂开了灿烂的缝隙，一抹明亮的阳光划破了天空，在玻璃窗上留下了一圈光晕。

END。

失奖之夜 - 后记

设定

- 很喜欢一些拯救被淋湿的猫咪梗，代一下。
- William是歌手苏永康的英文名，直接用大名感觉有点出戏，这里用英文名代替他；希望我没有冒犯他和他的歌迷。
- 之前查到《情非得已》这首歌让他俩在这次金曲奖中，除了座位前后靠着之外，另外增加了一些小交集，刚好William在台湾的唱片发行公司是福茂，所以借用William用他作为第三视角。
- 我理解文中在这个时间张耕宇已经在进行回购福茂股份的事情，但当时唱片行业发生变革，实体唱片销量一日千丈，在这个特殊的行业变革期，他没法提前承诺一些事情，除非它变为事实；虽然是艺术家但他也是企业管理者，做事情喜欢笃定而后行；所以他当时并没有立刻让哈林回福茂。
- 哈林的酒量应该很差，所以其实他喝个两三杯就差不多了，文中喝多纯粹是为了让他睡久一点忘掉一些话，而这些话可能要再过几年之后再让它们有个美好的结局。至于酒精对他身体的伤害就不好意思了：(
- 金曲奖庆功宴，媒体报道2个部分：① 他有跑到其他公司的庆功宴上(同一个酒店举办的)去跟认识的歌手举杯庆贺，例如阿尔法(杰伦)；但不确定有没有去福茂(摄影机没拍，这里设定他没有去，而是传了一则简讯)；② 摄影机拍到深夜散场之后他就回自己房间说“我要睡觉了”然后不让拍了，语气有点懵懵的，感觉有点醉了；这里设定他睡不着觉任性的跑出来了；

事实facts

- 第十三届金曲奖颁奖典礼，于2002年5月4日在台湾高雄中正文化中心举办；本届金曲奖，庾澄庆和苏永康同时入围了[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前者的入围作品是《海啸》(新力哥伦比亚音乐股份有限公司)，后者的入围作品是《悲伤止步》(福茂唱片音乐股份有限公司)，《悲伤止步》专辑中有一首歌《幸福离我们很近》，与庾澄庆的《情非得已》同曲异词；但这首歌远远没达到后者的流行度和传唱度。
- 本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的获奖者是庾澄庆，他自从1998年起，已经是连续五年入围金曲奖“最佳普通话男歌手奖”，最终在第十三届金曲奖折桂。
- 本届金曲奖，庾澄庆凭借《海啸》获得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后，在新力方面的极力邀请下，最终与新力再次达成续约，在这之前《海啸》是他在上一期与新力合约内的最后一张专辑。
- 1992年，迪卡唱片母公司宝丽金唱片向福茂唱片买入60%股权，福茂唱片同时加入宝丽金唱片旗下；福茂英文名称因此改为“**Decca Records Taiwan Ltd.**”并使用迪卡唱片商标。福茂唱片首张以迪卡唱片商标发行的唱片是庾澄庆首张英语专辑《哈林音乐电台》。在此时期，福茂一手捧红中国大陆歌手那英和香港歌手周慧敏、苏永康、王菲等在台湾的国语市场。
- 1999年，宝丽金唱片集团被现时的环球唱片收购，福茂也曾为环球旗下子公司之一。
- 2002年，张耕宇及其妹张霄芸向环球唱片买回其拥有的福茂唱片60%股权，福茂再度成为独立唱片公司，福茂英文名称又改回最初的“**Linfair Records Ltd.**”并启用新商标。
- 刘天健在新力唱片(台湾)的任职历程：华语事业处处长、本土业务部总监(2001-2005)；副总经理(2005-2006)

错误

- 有一个借梗错了，艺工队当兵时，周治平、庾澄庆、张耕宇是同胞，刘天健是后来搞团时才被介绍给张耕宇，然后又被张耕宇送到庾澄庆身边成为ADA乐队的班底，后来也在征战流行乐坛的路上陪着庾澄庆多年。所以“当兵时为他们等门”应该另有其人，但暂时没办法让周老师出场所以将错就错吧...
- 不确定台湾有没有龙舌兰树，按我所在城市的经验，应该是有的，但不确定是否适合摆在酒吧，印象中开花的植株相当高大，而且很好看。